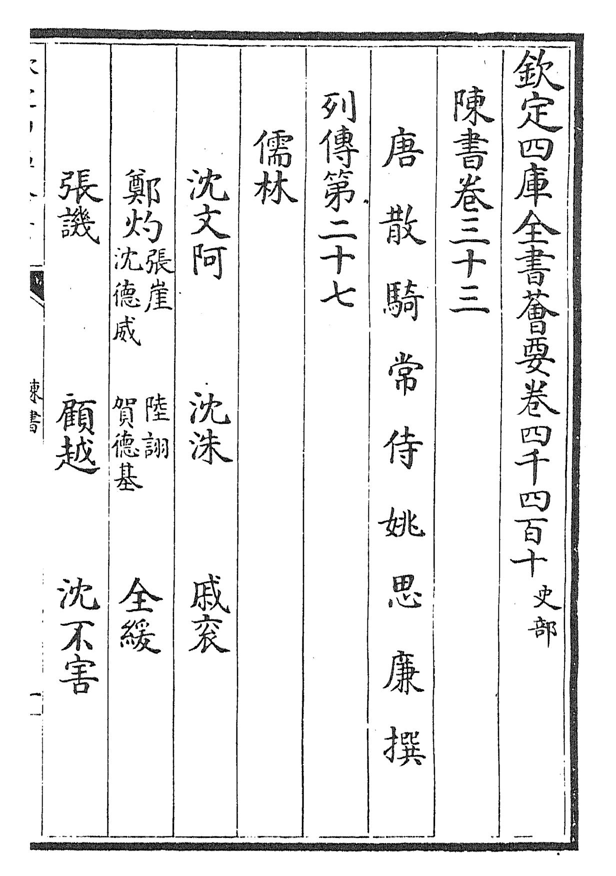
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四千四百十 史部

陳書卷三十三

唐 散騎常侍姚思廉 撰

列傳第二十七

儒林

沈文阿　沈洙　戚袞

鄭灼 張崖 沈德威　陸詡 賀德基　全緩

張譏　顧越　沈不害

王元規

蓋令儒者本因古之六學以教之典籍斯則先聖所以明天道正人倫致治之成法也秦始皇焚書坑儒六學自此缺矣漢武帝立五經博士置弟子員設科射策勸以官禄其傳業者甚衆焉自兩漢登賢咸資經術魏晉浮蕩儒教淪歇公卿士庶罕通經業矣宋齊之間國學時復開置梁武帝開五館建國學總以五經教授經各置助教云武帝或紆鑾駕臨幸庠序釋奠先師躬親試

胄申之醼語勞之束帛濟濟焉斯蓋一代之盛矣高祖創業開基承前代離亂衣冠殄盡寇賊未寧旣日不暇給弗遑勸課世祖以降稍置學官雖博延生徒成業蓋寡今之採綴蓋亦梁之遺儒云

沈文阿字國衞吳興武康人也父峻以儒學聞於梁世授桂州刺史不行文阿性剛彊有膂力少習父業研精章句祖舅太史叔明舅王慧興並通經術而文阿頗傳之又博採先儒異同自爲義疏治三禮三傳察孝廉爲

梁臨川王國侍郎累遷兼國子助教五經博士梁簡文在東宫引為學士深相禮遇及撰長春義記多使文阿撮異聞以廣之及侯景寇逆簡文别遣文阿招募士卒入援京師城陷與張嵊共保吴興嵊敗文阿竄于山野景素聞其名求之甚急文阿窮迫不知所出登樹自縊遇有所親救之便自投而下折其左臂及景平高祖以文阿州里表為原鄉令監江陰郡紹泰元年入為國子博士尋領步兵校尉兼掌儀禮自泰清之亂臺閣故事

無有存者文阿父峻梁武世嘗掌朝儀頗有遺槀於是斟酌裁撰禮度皆自之出及高祖受禪文阿輒棄官還武康高祖大怒發使往誅之時文阿宗人沈恪為郡請使者寛其死即面縛鎖頸致於高祖高祖視而笑曰腐儒復何為者遂赦之高祖崩文阿與尚書左丞徐陵中書舍人劉師知等議大行皇帝靈座俠御衣服之制語在師知傳及世祖即皇帝位剋日謁廟尚書右丞庾持奉詔遣博士議其禮文阿議曰民物推移質文殊軌聖

賢因機而立敬王公隨時以適宜夫千人無君不散則亂萬乘無主不危則亡當隆周之日公旦叔父呂召爪牙成王在喪禍幾覆國是以既葬便有公冠之儀始殯受麻冕之策斯蓋示天下以有主慮社稷之艱難逮乎末葉縱横漢承其弊雖文景刑厝而七國連兵或踰月即尊或崩日稱詔此皆有為而為之非無心於禮制也今國諱之日雖抑哀於璽紱之重猶未序於君臣之儀古禮朝廟退坐正寢聽羣臣之政今皇帝拜廟還宜御

太極殿以正南面之尊此即周康在朝一二臣衛者也
其壤奠之節周禮以玉作贄公侯以珪子男執璧此瑞
玉也奠贄既竟又復致享天子以璧王后用琮秦燒經
典威儀散滅叔孫通定禮尤失前憲奠贄不珪致享無
帛公王同璧鴻臚奏賀若此數事未聞於古後相沿襲
至梁行之夫稱觴奉壽家國大慶四廂雅樂歌奏懽欣
今君臣吞哀萬民抑割豈同於惟新之禮乎且周康賓
稱奉珪無萬壽之獻此則前準明矣三宿三咤上宗曰

饗斯蓋祭儐受福寧謂賀酒邪愚以今坐正殿止行薦璧之儀無賀酒之禮謹撰謁廟還升正寢羣臣陪薦儀注如別詔可施行尋遷通直散騎常侍兼國子博士領羽林監仍令於東宮講孝經論語天嘉四年卒時年六十一詔贈廷尉卿文阿所撰儀禮八十餘卷經典大義十八卷竝行於世諸儒多傳其學

沈洙字弘道吳興武康人也祖休稚梁餘杭令父山卿梁國子博士中散大夫洙少方雅好學不妄交遊治三

禮春秋左氏傳精識彊記五經章句諸子史書問無不答解巾梁湘東王國左常侍轉中軍宣城王限內參軍板仁威臨賀王記室參軍遷尚書祠部郎中時年蓋二十餘大同中學者多涉獵文史不為章句而洙獨積思經術吳郡朱异會稽賀琛甚嘉之及异琛於士林館講制旨義常使洙為都講侯景之亂洙竄於臨安時世祖在焉親就習業及高祖入輔除國子博士與沈文阿同掌儀禮高祖受禪加員外散騎常侍歷揚州別駕從事

史大匠卿有司奏前寧遠將軍建康令沈孝軌門生陳三兒牒稱主人翁靈柩在周主人奉使關內因欲迎喪久而未返此月晦即是再周主人弟息見在此者為至月末除靈內外即吉為待主人還情禮申竟以事諮左丞江德藻德藻議王衛軍云久喪不葬唯主人不變其餘親各終月數而除此蓋引禮文論在家內有事故未得葬者耳孝軌既在異域雖已迎喪還期無指諸弟若遂不除永絕婚嫁此於人情或為未允中原淪陷已後

理有事例宜諮沈常侍詳議洙議曰禮有變正又有從宜禮小記云久而不葬者唯主祭者不除其餘以麻終月數者除喪則已注云其餘謂傍親如鄭所解衆子皆應不除王衛軍所引此蓋禮之正也但魏氏東關之役既失亡屍柩葬禮無期議以爲禮無終身之喪故制使除服晉氏喪亂或死於虜庭無由迎殯江左故復申明其制李胤之祖王華之父竝存亡不測其子制服依時釋繐此竝變禮之宜也孝軌雖因奉使便欲迎喪而戎

狄難親還期未剋愚謂宜依東關故事在此國内者並應釋除縗麻毀靈祔祭若喪柩得還別行改葬之禮自天下寇亂西朝傾覆流播絶域情禮莫申若此之徒諒非一二寧可喪期無數而弗除衰服朝廷自應為之限制以義斷恩通訪博識折之禮衷德藻依洙議奏可世祖即位遷通直散騎常侍侍東宫讀尋兼尚書左丞領揚州大中正遷光禄卿侍讀如故廢帝嗣位重為通直散騎常侍兼尚書左丞遷戎昭將軍輕車衡陽王長史

行府國事帶琅邪彭城二郡丞梁代舊律測囚之法日一上起自晡鼓盡于二更及比部郎范泉刪定律令以舊法測立時久非人所堪分其刻數日再上廷尉以為新制過輕請集八座丞郎并祭酒孔奐行事沈洙五舍人會尚書省詳議時高宗錄尚書集衆議之都官尚書周弘正曰未知獄所測人有幾人欵幾人不欵須前責取人名及數并其罪目然後更集得廷尉監沈仲由列稱別制已後有壽羽兒一人坐殺壽慧劉磊渴等八人

坐偷馬仗家口渡北依法測之限訖不欵劉道朔坐犯七改偷依法測立首尾二日而欵陳法滿坐被使封藏阿法受錢未及上而欵弘正議曰凡小大之獄必應以情正言依準五聽驗其虛實豈可全恣考掠以判刑罪且測人時節本非古制近代已來方有此法起自晡鼓迄于二更豈是常人所能堪忍所以重械之下危墮之上無人不服誣枉者多朝晚二時同等刻數進退而求於事為衷若謂小促前期致實罪不伏如復時節延長

則無倦妄欵且人之所堪既有彊弱人之立意固亦多途至如貫高榜笞刺爇身無完膚戴就熏針並極困篤不移豈關時刻長短掠測優劣夫與殺不辜寧失不經罪疑惟輕功疑惟重斯則古之聖王垂此明法愚謂依范泉著制於事為允舍人盛權議曰比部范泉新制尚書周弘正明議咸允虞書惟輕之旨殷頌敷正之言竊尋廷尉監沈仲由等列新制以後凡有獄十一人其所測者十人欵者唯一愚謂染罪之囚獄官宜明加辯析

窮考事理若罪有可疑自宜啓審分判幸無濫測若罪有實驗乃可啓審測立此則枉直有分刑宥斯理范泉今牒述漢律云死罪及除名罪證明白考掠已至而抵隱不服者處當列上杜預注云處當證驗明白之狀到其抵隱之意竊尋舊制深峻百中不欵者一新制寛優十中不欵者九參會兩文寛猛寔異處當列上未見釐革愚謂宜付典法更詳處當列上之文沫議曰夜中測立緩急易欺兼用晝漏於事為允但漏刻賒促今古不

同漢書律歷何承天祖沖之暅之父子漏經並自關鼓至下鼓自晡鼓至關鼓皆十三刻冬夏四時不異若其日有長短分在中時前後今用梁末改漏下鼓之後分其短長夏至之日各十七刻冬至之日各十二刻伏承命旨刻同勒令檢一日之刻乃同而四時之用不等廷尉令牒以時刻短促致罪人不欵愚意願去夜測之昧從晝漏之明斟酌今古之間參會二漏之義捨秋冬之少刻從夏日之長晷不問寒暑並依今之夏至朝夕上

測各十七刻比之古漏則上多昔四刻即用今漏則冬至多五刻雖冬至之時數刻侵夜正是少日於事非疑庶罪人不以漏短而為捍獄囚無以在夜而致誣求之鄙意竊謂允合衆議以爲宜依范泉前制高宗曰沈長史議得中宜更博議左丞宗元饒議曰竊尋沈議非頓異范正是欲使四時均其刻數兼斟酌其佳以會優劇即同牒請寫還刪定曹詳改前制高宗依事施行洙以太建元年卒時年五十二

戚衮字公文吴郡鹽官人也祖顯齊給事中父霸梁臨賀王府中兵參軍衮少聰慧遊學京都受三禮於國子助教劉文紹一二年中大義略備年十九梁武帝勑策孔子正言并周禮禮記義衮對高第仍除揚州祭酒從事史就國子博士宋懷方質儀禮義懷方北人自魏攜儀禮禮記疏祕惜不傳及將亡謂家人曰吾死後戚生若赴便以儀禮禮記義本付之若其不來即宜隨屍而殯其爲儒者推許如此尋兼太學博士梁簡文在東宮

召袞講論又嘗置宴集玄儒之士先命道學互相質難次令中庶子徐摛馳騁大義間以劇談摛辭辯縱横難以荅抗諸人懾氣皆失次序時袞說朝聘義摛與往復袞精采自若對荅如流簡文深加歎賞尋除員外散騎侍郎又遷員外散騎常侍敬帝承制出為江州長史仍隨沈泰鎮南豫州泰之奔齊也逼袞俱行後自鄴下遁還又隨程文季北伐呂梁軍敗袞没于周久之得歸仍兼國子助敎除中衛始興王府錄事參軍太建十三年

卒時年六十三袞於梁代撰三禮義記值亂亡失禮記義四十卷行於世

鄭灼字茂昭東陽信安人也祖惠梁衡陽太守父季徽通直散騎侍郎建安令灼幼而聰敏勵志儒學少受業于皇侃梁中大通五年釋褐奉朝請累遷員外散騎侍郎給事中安東臨川王府記室參軍轉平西邵陵王府記室簡文在東宫雅愛經術引灼為西省義學士承聖中除通直散騎侍郎兼國子博士尋為威戎將軍兼中

書通事舍人高祖世祖之世歷安東臨川鎮北鄱陽二王府諮議參軍累遷中散大夫以本職兼國子博士未拜太建十三年卒時年六十八灼性精勤尤明三禮少時嘗夢與皇侃遇於途侃謂灼曰鄭郎開口侃因唾灼口中自後義理逾進灼家貧抄義疏以日繼夜筆毫盡每削用之灼常蔬食講授多苦心熱若瓜時輒偃臥以瓜鎮心起便誦讀其篤志如此時有晉陵張崖吳郡陸詡吳興沈德威會稽賀德基俱以禮學自命

張崖傳三禮於同郡劉文紹仕梁歷王府中記室天嘉
元年爲尚書儀曹郎廣沈文阿儀注撰五禮出爲丹陽
令王府諮議參軍御史中丞宗元饒表薦爲國子博士
陸詡少習崔靈恩三禮義宗梁世百濟國表求講禮博
士詔令詡行還除給事中定陽令天嘉初侍始興王伯
茂讀遷尚書祠部郎中
沈德威字懷遠少有操行梁太清末遁於天目山築室
以居雖處亂離而篤學無倦遂治經業天嘉元年徵出

都侍太子講禮傳尋授太學博士轉國子助教每自學還私室即講授道俗受業者數十百人率常如此遷太常丞兼五禮學士尋爲尚書儀曹郎後爲祠部郎俄丁母憂去職禎明三年入隋官至秦王府主簿年五十五卒

賀德基字承業世傳禮學祖文發父淹仕梁俱爲祠部郎並有名當世德基少遊學于京邑積年不歸衣資罄乏又恥服故弊盛冬止衣袷襦袴嘗於白馬寺前逢一

婦人容服甚盛呼德基入寺門脫白綸巾以贈之仍謂德基曰君方爲重器不久貧寒故以此相遺耳德基問嫗姓名不答而去德基於禮記稱爲精明居以傳授累遷尚書祠部郎德基雖不至大官而三世儒學俱爲祠部時論美其不墜焉

全緩字弘立吳郡錢塘人也初受易于博士褚仲都篤志研翫得其精微梁太清初歷王國侍郎奉朝請俄轉國子助教兼司義郎專講詩易紹泰元年除尚書水部

郎太建中累遷南始興王府諮議參軍隨府諮湘州以疾卒時年七十四綏治周易老莊時人言玄者咸推之

張譏字直言清河武城人也祖僧寶梁散騎侍郎太子洗馬父仲悦梁廬陵王府錄事參軍尚書祠部郎中譏幼聰俊有思理年十四通孝經論語篤好玄言受學于汝南周弘正每有新意爲先輩推服梁大同中召補國子正言生梁武帝嘗於文德殿釋乾坤文言譏與陳郡袁憲等預焉勑令論議諸儒莫敢先出譏乃整容而進

諮審循環辭令溫雅梁武帝甚異之賜裙襦絹等仍云
表卿稽古之力譏幼喪母有錯綵經帕即母之遺製及
有所識家人具以告之每歲時輒對帕哽噎不能自勝
及丁父憂居喪過禮服闋召補湘東王國左常侍轉田
曹參軍遷士林館學士簡文在東宮出士林館發孝經
題譏論議往復甚見嗟賞自是每有講集必遣使召譏
及侯景寇逆於圍城之中猶侍哀太子於武德後殿講
老莊梁臺陷譏崎嶇避難卒不事景景平歷臨安令高

祖受禪除太常丞轉始興王府刑獄參軍天嘉中遷國子助敎是時周弘正在國學發周易題弘正第四弟弘直亦在講席譏與弘正論議弘正乃屈弘直危坐厲聲助其申理譏乃正色謂弘直曰今日義集辯正名理雖知兄弟急難四公不得有助弘直曰僕助君師何爲不可舉座以爲笑樂弘正嘗謂人曰吾每登座見張譏在席使人懍然高宗世歷建安王府記室參軍兼東宮學士轉武陵王限内記室學士如故後主在東宮集官僚

置宴時造玉柄麈尾新成後主親執之曰當今雖復多
士如林至於堪捉此者獨張譏耳即手授譏仍令於温
文殿講莊老高宗幸宫臨聽賜御所服衣一襲後主嗣
位領南平王府諮議參軍東宫學士尋遷國子博士學
士如故後主嘗幸鍾山開善寺召從臣坐於寺西南松
林下勅召譏豎義時索麈尾未至後主勅取松枝手以
屬譏曰可代麈尾顧謂羣臣曰此即是張譏後事禎明
三年入隋終於長安時年七十六譏性恬靜不求榮利

常慕閑逸所居宅營山池植花果講周易老莊而教授焉吳郡陸元朗朱孟博一乘寺沙門法才法雲寺沙門慧休至眞觀道士姚綏皆傳其業譏所撰周易義三十卷尚書義十五卷毛詩義二十卷孝經義八卷論語義二十卷老子義十一卷莊子内篇義十二卷外篇義二十卷雜篇義十卷玄部通義十二卷又撰遊玄桂林二十四卷後主嘗勑人就其家寫入祕閣子孝則官至始安王記室參軍

顧越字思南吳郡鹽官人也所居新坡黄岡世有鄉校由是顧氏多儒學焉越少孤以勤苦自立聰慧有口辯說毛氏詩傍通異義梁太子詹事周捨甚賞之解褐揚州議曹史兼太子左率丞越於義理精明尤善持論與會稽賀文發俱爲梁南平王偉所重引爲賔客尋補五經博士紹泰元年遷國子博士世祖即位除始興王諮議參軍侍東宫讀世祖以越篤老厚遇之除給事黄門侍郎又領國子博士侍讀如故廢帝嗣立除通直散騎

常侍中書舍人華皎之構逆也越在東陽或譖之於高宗言其有異志詔下獄因坐免太建元年卒於家時年七十八時有東陽龔孟舒者亦治毛氏詩善談名理梁武世仕至尋陽郡丞元帝在江州遇之甚重躬師事焉承聖中兼中書舍人天嘉初除員外散騎常侍兼國子助教太中大夫太建中卒

沈不害字孝和吳興武康人也祖總齊尚書祠部郎父懿梁邵陵王參軍不害幼孤而脩立好學十四名補國

子生舉明經累遷梁太學博士轉廬陵王府刑獄參軍長沙王府諮議帶汝南令天嘉初除衡陽王府中記室參軍兼嘉德殿學士自梁季喪亂至是國學未立不害上書曰臣聞立人建國莫尚於尊儒成俗化民必崇於教學故東膠西序事隆乎三代環林璧水業盛於兩京自淳源既遠澆波已扇物之感人無窮人之逐欲無節是以設訓垂範啓導心靈譬彼染藍類諸琢玉然後人倫以睦卑高有序忠孝之理既明君臣之道攸固執禮

自基魯公所以難侮歌樂巳細鄭伯于是前亡干戚舞而有苗至泮宮成而淮夷服長想洙泗之風載懷淹稷之盛有國有家莫不尚巳梁太清季年數鍾否剝戎狄外侵姦回內釁朝聞鼓鼙夕焰烽火洪儒碩學解散甚於坑夷五典九丘湮滅逾乎帷蓋成均自斯墜業瞽宗於是不脩袞成之祠弗陳祼享釋菜之禮無稱俎豆頌聲寂寞遂踰一紀後生敦悅不見函丈之儀晚學鑽仰徒深倚席之歎陛下繼歷升統握鏡臨寓道洽寰中威

加無外濁流已清重氛載廓含生熙阜品庶咸亨寔其
弘振禮樂建立庠序式稽古典紆迹儒宫選公卿門子
皆入于學助敎博士朝夕講肄使擔簦負笈鏘鏘接衽
方領矩步濟濟成林如切如磋聞詩聞禮一年可以功
倍三冬於是足用故能擢秀雄州揚庭覲國入仕登朝
資優學以自輔莅官從政有經業以治身轎駕列庭青
紫拾地古者王世子之貴猶與國子齒降及漢儲茲禮
不墜曁乎兩晉斯事彌隆所以見師嚴而道尊者也皇

太子天縱生知無待審喻猶宜晦迹俯同專經請業奠
爵前師肅若舊典昔闕里之堂草萊自闢舊宅之内絲
竹流音前聖遺烈深以烱戒况復江表無虞海外有截
豈得不開闡大猷恢弘至道寧可使玄敎儒風弗興聖
世盛德大業遂藴堯年臣末學小生詞無足筭輕獻瞽
言伏增悚惕詔答曰省表聞之自舊章弛廢微言將絶
朕嗣膺寳業念在緝熙而兵革未息軍國草創常恐前
王令典一朝泯滅卿才思優洽文理可求弘惜大體殷

勤名敎付外詳議依事施行又表改定樂章詔使製三朝樂歌八首合二十八曲行之樂府五年除灝令入爲尚書儀曹郎遷國子博士領羽林監勑治五禮掌策文謚議太建中除仁武南康嗣王府長史行丹陽郡事轉員外散騎常侍光祿卿尋爲戎昭將軍明威武陵王長史行吴興郡事俄入爲通直散騎常侍兼尚書左丞十二年卒時年六十三不害治經術善屬文雖博綜墳典而家無卷軸每製文操筆立成曾無尋檢僕射汝南周

弘正常稱之曰沈生可謂意聖人乎著治五禮儀一百卷文集十四卷子志道字崇基少知名解褐揚州主簿尋兼文林著士歷安東新蔡王記室參軍禎明三年入

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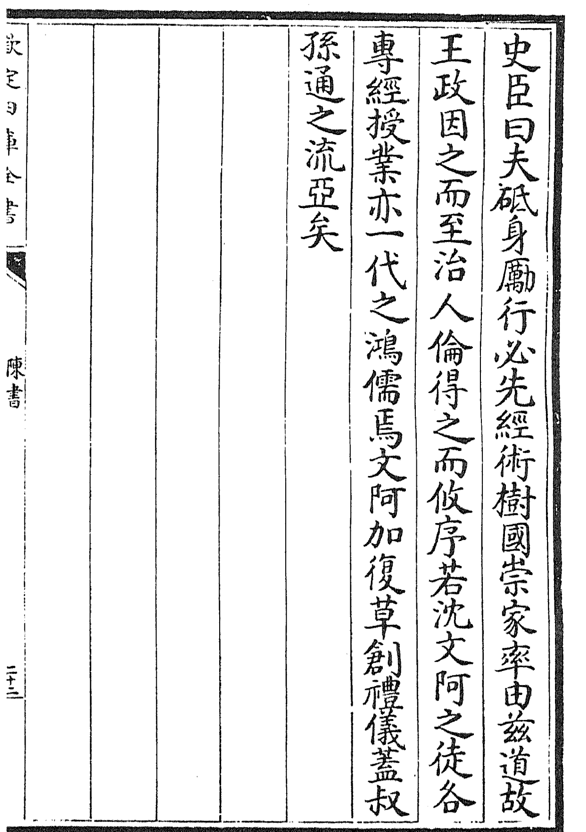
王元規字正範太原晉陽人也祖道寶齊員外散騎常侍晉安郡守父瑋梁武陵王府中記室參軍元規八歲而孤兄弟三人隨母依舅氏往臨海郡時年十二郡土豪劉瑱者資財巨萬以女妻之元規母以其兄弟幼弱

欲結彊援元規泣請曰因不失親古人所重豈得苟安
異壤輒婚非類母感其言而止元規性孝事母甚謹晨
昏未嘗離左右梁時山陰縣有暴水流漂居宅元規唯
有一小船倉卒引其母妹并孤姪入船元規自執檝棹
而去留其男女三人閣於樹杪及水退獲全時人皆稱
其至行元規少好學從吳興沈文阿受業十八通春秋
左氏孝經論語喪服梁中大通元年詔策春秋舉高第
時名儒咸稱賞之起家湘東王國左常侍轉員外散騎

侍郎簡文之在東宮引爲賓客每令講論甚見優禮除中軍宣城王府記室參軍及侯景寇亂攜家屬還會稽天嘉中除始興王府功曹參軍領國子助教轉鎮東鄱陽王府記室參軍領助教如故後主在東宮引爲學士親受禮記左傳喪服等義賞賜優厚遷國子祭酒新安王伯固嘗因入宮適會元規將講乃啓請執經時論以爲榮俄除尚書祠部郎自梁代諸儒相傳爲左氏學者皆以賈逵服虔之義難駮杜預凡一百八十條元規引

證通析無復疑滯每國家議吉凶大禮常參預焉丁母
憂去職服闋除鄱陽王府中錄事參軍俄轉散騎侍郎
遷南平王府限内參軍王為江州元規隨府之鎮四方
學徒不遠千里來請道者常數十百人禎明三年入隋
爲秦王府東閣祭酒年七十四卒於廣陵元規著春秋
發題辭及義記十一卷續經典大義十四卷孝經義記
兩卷左傳音三卷禮記音兩卷子大業聰敏知名時有
吳郡陸慶少好學遍知五經尤明春秋左氏傳節操甚

高釋褐梁武陵王國右常侍歷征西府墨曹行參軍除婁令值梁季喪亂乃覃心釋典經論靡不該究天嘉初徵為通直散騎侍郎不就永陽王為吳郡太守聞其名欲與相見慶固辭以疾時宗人陸榮為郡五官掾慶嘗詣焉王乃微服往榮第穿壁以觀之王謂榮曰觀陸慶風神凝峻殆不可測嚴君平鄭子眞何以尚茲鄱陽晉安王俱以記室徵竝不就乃築室屏居以禪誦為事由是傳經受業者蓋鮮焉



史臣曰夫砥身勵行必先經術樹國崇家率由茲道故王政因之而至治人倫得之而攸序若沈文阿之徒各專經授業亦一代之鴻儒焉文阿加復草創禮儀蓋叔孫通之流亞矣

陳書卷三十三

陳書卷三十三考證

沈洙傳祖休稚○稚南史作季

比之古漏則上多昔四刻○南史則字下有一字

張譏傳法雲寺沙門慧休○休南史作拔

顧越傳顧越字思南○思南史作允

王元規傳祖道寶○寶南史作實

元規唯有一小船倉卒引其母妹并孤姪入船○孤南史作姑

陳書卷三十三考證

謹案卷三十一第四頁後三行後主委摩訶備禦之刋本主訛王今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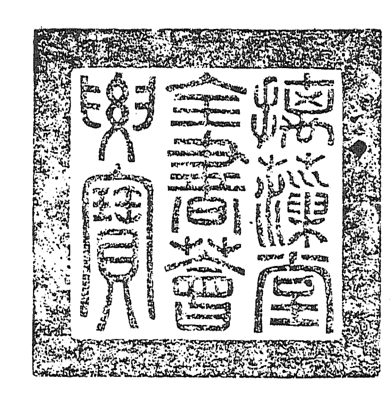
卷三十二第三頁前五行水漿不入口刋本漿訛獎今改

卷三十三前四行今之採綴刋本採訛綵今改

第四頁後二行羣臣陪薦刋本陪訛倍今改

第六頁後二行毀靈祔祭刋本祔訛附據南史改

第十頁後二行間以劇談刋本間訛聞據南史改



覆校官編修臣楊壽楠

校對官修撰臣張書勲

謄録監生臣宋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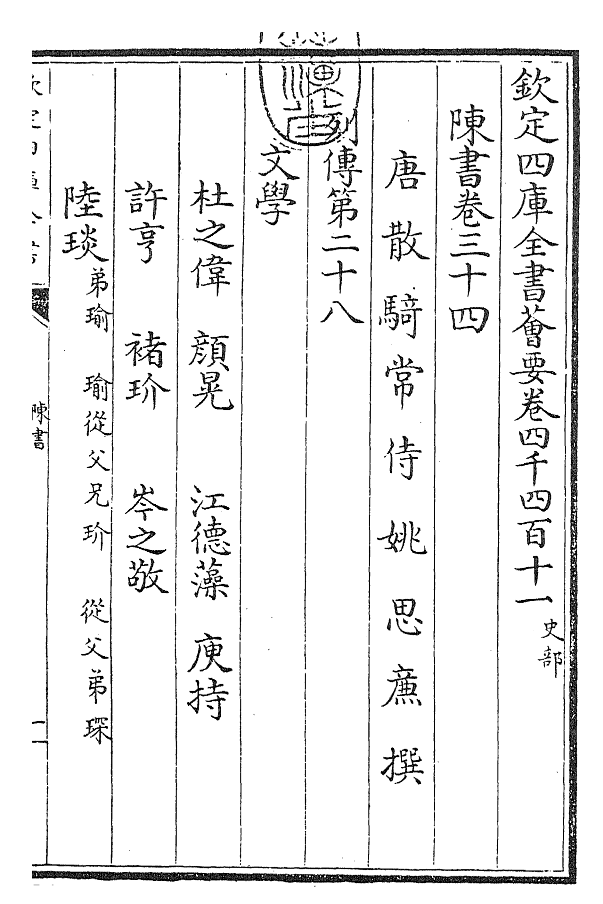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陳書卷三十四至三十六

詳校官內閣侍讀臣孫球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四千四百十一 史部

陳書卷三十四

唐 散騎常侍姚思廉 撰

列傳第二十八

文學

杜之偉 顔晃 江德藻 庾持

許亨 褚玠 岑之敬

陸琰 弟瑜 瑜從父兄玠 從父弟琛

何之元　徐伯陽　張正見　蔡凝

阮卓

易曰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孔子曰煥乎其有文章也自楚漢以降辭人世出洛汭江左其流彌暢莫不思侔造化明竝日月大則憲章典謨裨贊王道小則文理清正申紓性靈至於經禮樂綜人倫通古今述美惡莫尚乎此後主嗣業雅尚文詞傍求學藝煥乎俱集每臣下表疏及獻上賦頌者躬自省覽其有辭工則神筆賞激

加其爵位是以搢紳之徒咸知自勵矣若名位文學晃著者別以功迹論今綴杜之偉等學既兼文備于此篇云爾

杜之偉字子大吳郡錢塘人也家世儒學以三禮專門父規梁奉朝請與光祿大夫濟陽江革都官尚書會稽孔休源友善之偉幼精敏有逸才七歲受尚書稍習詩禮畧通其學十五遍觀文史及儀禮故事時輩稱其早成僕射徐勉嘗見其文重其有筆力中大同元年梁武

帝幸同泰寺捨身敕勉撰定儀注勉以臺閣先無此禮
名之偉草具其儀乃啓補東宮學士與學士劉陟等鈔
撰羣書各爲題目所撰富教政道二篇皆之偉爲序及
湘陰侯蕭昂爲江州刺史以之偉掌記室昂卒廬陵王
續代之又手教招引之偉固辭不應命乃送昂喪柩還
京仍侍臨成公讀尋除揚州議曹從事南康嗣王墨曹
參軍兼太學限内博士七年梁皇太子釋奠於國學時
樂府無孔子顔子登歌詞尚書參議令之偉製其文伶

人傳習以為故事轉補安前邵陵王田曹參軍又轉刑
獄參軍之偉年位甚卑特以彊識俊才頗有名當世吏
部尚書張纘深知之以為廊廟器也侯景反之偉逃竄
山澤及高祖為丞相素聞其名召補記室參軍遷中書
侍郎領大著作高祖受禪除鴻臚卿餘竝如故之偉啓
求觧著作曰臣以紹泰元年忝中書侍郎掌國史于今
四載臣本庸賤謬蒙盼識思報恩奬不敢廢官皇歷惟
新驅馭軒昊記言記事未易其人著作之材更宜選衆

御史中丞沈炯尚書左丞徐陵梁前兼大著作虞荔梁前黄門侍郎孔奐或清文贍筆或彊識稽古遷董之任允屬羣才臣無容遽變市朝再妨賢路竟朝皆讓誠不可追陳力就列庶幾知免優勅不許尋轉大匠卿遷太中大夫仍勅撰梁史永定三年卒時年五十二高祖甚悼惜之詔贈通直散騎常侍賻錢五萬布五十匹棺一具克日舉哀之偉為文不尚浮華而温雅博贍所製多遺失存者十七卷

顔晃字元明琅邪臨沂人也少孤貧好學有辭采解褐
梁邵陵王兼記室參軍時東宫學士庾信嘗使于府中
王使晃接對信輕其尚少曰此府兼記室幾人晃答曰
猶當少於宫中學士當時以為善對侯景之亂西奔荆
州承聖初除中書侍郎時杜龕為吳興太守專好勇力
其所部多輕險少年元帝患之乃使晃管其書翰仍敕
龕曰卿年時尚少習讀未晚顔晃文學之士使相毗佐
造次之間必宜諮禀及龕誅晃歸世祖世祖委以書記

親遇甚篤除宣毅府中錄事兼記室參軍永定二年高
祖幸大莊嚴寺其夜甘露降晃獻甘露頌詞義該典高
祖甚奇之天嘉初遷員外散騎常侍兼中書舍人掌詔
誥三年卒時年五十三詔贈司農卿謚曰貞子并賜墓
地晃家世單門傍無戚援而介然脩立為當世所知其
表奏詔誥下筆立成便得事理而雅有氣質有集二十
卷

江德藻字德藻濟陽考城人也祖柔之齊尚書倉部郎

中父革梁度支尚書光祿大夫德藻好學善屬文美風儀身長七尺四寸性至孝事親盡禮與異產昆弟居恩惠甚篤起家梁南中郎武陵王行參軍大司馬南平王蕭偉聞其才名為東閣祭酒遷安西湘東王府外兵參軍尋除尚書比部郎以父憂去職服闋之後容貌毀瘠如居喪時除安西武陵王記室不就久之授廬陵王記室參軍除廷尉正尋出為南兖州治中及高祖為司空征北将軍引德藻為府諮議轉中書侍郎遷雲麾臨海

王長史陳臺建拜尚書吏部侍郎高祖受禪授秘書監兼尚書左丞尋以本官兼中書舍人天嘉四年兼散騎常侍與中書郎劉師知使齊著北征道理記三卷還拜太子中庶子領步兵校尉頃之遷御史中丞坐公事免尋拜振遠將軍通直散騎常侍自求宰縣出補新喻令政尚恩惠頗有異績六年卒於官時年五十七世祖甚悼惜之詔贈散騎常侍所著文筆十五卷子椿亦善屬文歷太子庶子尚書左丞

庾持字允德潁川鄢陵人祖佩玉宋長沙内史父沙彌梁長城令持少孤性至孝居父憂過禮篤志好學尤善書記以才藝聞解褐梁南平王國左常侍輕車河東王府行參軍兼尚書郎尋而為真出為安吉令遷鎮東邵陵王府限外記室兼建康令天監初世祖與持有舊及世祖為吳興太守以持為郡丞兼掌書翰自是常依文帝文帝剋張彪鎮會稽又令持監臨海郡以貪縱失民和為山盜所劫幽執十旬世祖遣劉澄討平之持乃獲

免高祖受禪授安東臨川王府諮議參軍天嘉初遷尚書左丞以預長城之功封崇德縣子邑三百户拜封之日請令史為客受其餉遺世祖怒之因坐免尋為宣惠始興王府諮議參軍除臨安令坐杖殺縣民免封遷為給事黄門侍郎除稜威將軍鹽官令光大元年遷祕書監知國史事又為少府卿領羽林監遷太中大夫領步兵校尉太建元年卒時年六十二詔贈光禄大夫持喜字書每屬辭好為奇字文士亦以此譏之有集十卷

許亨字亨道高陽新城人晉徵士詢之六世孫也曾祖珪歷給事中委桂陽太守高尚其志居永興之究山即詢之所隱也祖勇慧齊太子家令冗從僕射父懋梁始平天門二郡守太子中庶子散騎常侍以學藝聞撰毛詩風雅比興義類十五卷述行記四卷亨少傳家業孤介有節行博通羣書多識前代舊事名輩皆推許之甚為南陽劉之遴所重每相稱述解褐梁安東王行參軍兼太學博士尋除平西府記室參軍太清初為征西中

記室兼太常丞侯景之亂避地郢州會梁邵陵王自東道至引為諮議參軍王僧辯之襲郢州也素聞其名召為儀同從事中郎遷太尉從事中郎與吳興沈烱對掌書記府朝政務一以委焉晉安王承制授給事黄門侍郎亨奉牋辭府僧辯答曰省告承有朝授良為德舉卿操尚惇深文藝該洽學優而官自致青紫况久羈駿足將成頓轡匡輔虛闇期寄實深既欣遊處用忘勞屈而枳棘栖鵷常以增歎夕郎之選雖為清顯位以才升差

自無愧且卿始云知命方騁康衢未有執戟之疲便深夜行之慨循復來翰殊用憮然古人相思千里命駕素心不昧寧限城闉存顧之深荒慙無已高祖受禪授中散大夫領羽林監遷太中大夫領大著作知梁史事初僧辯之誅也所司收僧辯及其子頠屍於方山同坎埋瘞至是無敢言者亨以故吏抗表請葬之乃與故義徐陵張種孔奐等相率以家財營葬凡七柩皆改窆焉光大初高宗入輔以亨貞正有古人之風甚相欽重常以

師禮事之及到仲舉之謀出高宗也毛喜知其詐高宗問亨亨勸勿奉詔高宗即位拜衛尉卿太建二年卒時年五十四初撰齊書并志五十卷遇亂失亡後撰梁史成者五十八卷梁太清之後所製文筆六卷子善心早知名官至尚書度支侍郎

褚玠字温理河南陽翟人也曾祖炫宋昇明初與謝朏江斆劉俣入侍殿中謂之四友官至侍中吏部尚書謚貞子祖澐梁御史中丞父蒙太子舍人玠九歲而孤為

叔父驃騎從事中郎隨所養早有令譽先達多以才器許之及長美風儀善占對博學能屬文詞義典實不好鬬靡起家王府法曹歷轉外兵記室天嘉中兼通直散騎常侍聘齊還為桂陽王友遷太子庶子中書侍郎太建中山陰縣多豪猾前後令皆以贓汙免高宗患之謂中書舍人蔡景歷曰稽陰大邑久無良宰卿文士之内試思其人景歷進曰褚玠廉儉有幹用未審堪其選不高宗曰甚善卿言與朕意同乃除戎昭將軍山陰令縣

民張次的王休達等與諸猾吏賄賂通姦全丁大户類多隱没玠乃鎖次的等具狀啓臺高宗手勅慰勞并遣使助玠搜括所出軍民八百餘户時舍人曹義達爲高宗所寵縣民陳信家富於財諂事義達信父顯文恃勢横暴玠乃遣使執顯文鞭之一百於是吏民股慄莫敢犯者信後因義達譖玠竟坐免官玠在任歲餘守禄俸而已去官之日不堪自致因留縣境種蔬菜以自給或嗤玠以非百里之才玠答曰吾委輸課最不後列城除

殘去暴姦吏局蹐若謂其不能自潤脂膏則如來命以為不達從政吾未服也時人以為信然皇太子知玠無還裝手書賜粟米二百斛於是還都太子愛玠文辭令入直殿省十年除電威將軍仁威淮南王長史頃之以本官掌東宮管記十二年遷御史中丞卒於官時年五十二玠剛毅有膽決兼善騎射嘗從司空侯安都於徐州出獵遇有猛虎玠引弓射之再發皆中口入腹俄而虎斃及為御史中丞甚有直繩之稱自梁末喪亂朝章

廢弛司憲因循守而勿革玠方欲改張大為條例綱維畧舉而編次未訖故不列于後焉及卒太子親製誌銘以表惟舊至德二年追贈祕書監所製章奏雜文二百餘篇皆切事理由是見重於時子亮有才學官至尚書殿中侍郎

岑之敬字思禮南陽棘陽人也父善紆梁世以經學聞官至吴寧令司義郎之敬年五歲讀孝經每燒香正坐親戚咸加歎異年十六策春秋左氏制旨孝經義擢為

高第御史奏曰皇朝多士例止明經若顔閔之流乃應
高第梁武帝省其策曰何妨我復有顔閔邪因召入面
試令之敬升講座勅中書舍人朱异執孝經唱士孝章
武帝親自論難之敬剖釋縱横應對如響左右莫不嗟
服乃除童子奉車郎賞賜優厚十八預重雲殿法會時
武帝親行香熟視之敬曰未幾見兮奕而弁兮即日除
太學限内博士尋為壽光學士司義郎又除武陵王安
西府刑獄參軍事太清元年表請試吏除南沙令侯景

之亂之敬率所部赴援京師至郡境聞臺城陷乃與衆
辭訣歸鄉里承聖二年除晉安王宣惠府中記室參軍
是時蕭勃據嶺表勅之敬宣旨慰喻會江陵陷仍留廣
州太建初還朝授東宮義省學士太子素聞其名尤降
賞接累遷鄱陽王中衛府記室鎮北府中録事參軍南
臺治書侍御史征南府諮議參軍之敬始以經業進而
博涉文史雅有詞筆不為醇儒性謙謹未嘗以才學矜
物接引後進恂恂如也每忌日營齋必躬自洒掃涕泣

終日士君子以篤行稱之十一年卒時年六十一太子
嗟惜賻贈甚厚有集十卷行於世子德潤有父風官至
中軍吳興王記室
陸琰字温玉吏部尚書瓊之從父弟也父令公梁中軍
宣城王記室參軍琰幼孤好學有志操州舉秀才解褐
宣惠始興王行參軍累遷法曹外兵參軍直嘉德殿學
士世祖聽覽餘暇頗留心史籍以琰博學善占誦引置
左右嘗使製刀銘琰援筆即成無所點竄世祖嗟賞久

之賜衣一襲俄兼通直散騎常侍副琅邪王厚聘齊及至鄴下而厚病卒琰自為使主時年二十餘風神韶亮占對閑敏齊士大夫甚傾心焉還為雲麾新安王主簿遷安成王長史寧遠府記室參軍太建初為武陵王明威府功曹史兼東宫管記丁母憂去官五年卒時年三十四太子甚傷悼之手令舉哀加其賻贈又自製誌銘至德二年追贈司農卿琰寡嗜慾鮮矜競遊心經籍晏如也其所製文筆多不存本後主求其遺文撰成二卷

有弟瑜

瑜字幹玉少篤學美詞藻州舉秀才解褐驃騎安成王行參軍轉軍師晉安王外兵參軍東宮學士兄琰時為管記竝以才學娛侍左右時人比之二應太建二年太子釋奠于太學宮臣竝賦詩命瑜為序文甚贍麗遷尚書祠部郎中丁母憂服闋為桂陽王明威將軍功曹史兼東宮管記累遷永陽王文學太子洗馬中舍人瑜幼長讀書晝夜不廢聰敏彊記一覽無遺嘗受莊老於汝

南周弘正學成實論於僧滔法師竝通大吉時皇太子好學欲博覽羣書以子集繁多命瑜鈔撰未就而卒時年四十四太子為之流涕手令舉哀官給喪事并親製文遣使弔祭仍與詹事江總書曰管記陸瑜奄然殂化悲傷悼惜此情何已吾生平愛好卿等所悉自以學涉儒雅不逮古人欽賢慕士是情尤篤梁室亂離天下糜沸書史殘缺禮樂崩淪晚生後學匪無牆面卓爾出羣斯人而已吾識覽雖局未曾以言議假人至於片善小

才特用嗟賞況復洪識奇士此故忘言之地論其博綜子史諳究儒墨經耳無遺觸目成誦一褒一貶一激一揚語玄析理披文摘句未嘗不聞者心伏聽者觧頤會意相得自以為布衣之賞吾監撫之暇事隙之辰頗用譚笑娛情琴樽間作雅篇豔什迭互鋒起每清風朗月美景良辰對羣山之參差望巨波之滉瀁或翫新花時觀落葉既聽春鳥又聆秋鴈未嘗不促膝舉觴連情發藻且代琢磨間以嘲謔俱怡耳目竝留情致自謂百年

為速朝露可傷豈謂玉折蘭摧遽從短運為悲為恨當復何言遺迹餘文觸目增泫絶絃投筆恒有酸梗以卿同志聊復敘懐涕之無從言不寫意其見重如此至德二年追贈光禄卿有集十巻瑜從父兄玠從父弟琛
玠字潤玉梁大匠卿晏之子弘雅有識度好學能屬文舉秀才對策髙第吏部尚書袁樞薦之於世祖起授衡陽王文學直天保殿學士太建初遷長沙王友領記室後主在東宫聞其名徵為管記仍除中舍人管記如故

甚見親待尋以疾失明將還鄉里太子觧衣贈玠為之流涕八年卒時年三十七有令舉哀并加賵贈至德二年追贈少府卿有集十卷

琛字潔玉宣毅臨川王長史丘公之子少警俊事後母以孝聞世祖為會稽太守琛年十八上善政頌甚有詞采由此知名舉秀才起家為衡陽王主簿兼東宮管記歷豫章王文學領記室司徒主簿直宣明殿學士尋遷尚書三公侍郎兼通直散騎常侍聘齊還為司徒左西

掾又掌東宮管記太子愛琛才辯深禮遇之後主嗣位遷給事黄門侍郎中書舍人參掌機密琛性頗疎坐漏洩禁中語詔賜死時年四十二

何之元廬江灊人也祖僧達齊南臺治書侍御史父法勝以行業聞之元幼好學有才思居喪過禮為梁司空袁昂所重天監末昂表薦之因得召見解褐梁太尉臨川王揚州議曹從事史尋轉主簿及昂為丹陽尹辟為丹陽五官掾總户曹事尋除信義令之元宗人敬容者

勢位隆重頻相顧訪之元終不造焉或問其故之元曰
昔楚人得寵於觀起有馬者皆亡夫德薄任隆必近覆
敗吾恐不獲其利而掐其禍識者以是稱之會安西武
陵王為益州刺史以之元為安西刑獄參軍侯景之亂
武陵王以太尉承制授南梁州長史北巴西太守武陵
王自成都舉兵東下之元與蜀中民庶抗表請無行王
以為沮衆囚之元于艦中及武陵兵敗之元從邵陵太
守劉恭之郡俄而江陵陷劉恭卒王琳召為記室參軍

梁敬帝冊琳為司空之元除司空府諮議參軍領記室王琳之立蕭莊也署為中書侍郎會齊文宣帝薨令之元赴弔還至壽春而王琳敗齊主以為揚州别駕所治即壽春也及衆軍北伐得淮南地湘州刺史始興王叔陵遣功曹史柳咸賫書召之元之元始與朝廷有隙及書至大惶恐讀書至孔璋無罪左車見用之元仰而歎曰辭旨若此豈欺我哉遂隨咸至湘州太建八年除中衛府功曹參軍事尋遷諮議參軍及叔陵誅之元乃屏

絕人事鋭精著述以為梁氏肇自武皇終于敬帝其興

亡之運盛衰之跡足以垂鑒戒定襃貶究其始終起齊

永元元年迄于王琳遇獲七十五年行事草創為三十

卷號曰梁典其序曰記事之史其流不一編年之作無

若春秋則魯史之書非帝皇之籍也案三皇之簡為三

墳五帝之策為五典此典義所由生也至乃尚書述唐

帝為堯典虞帝為舜典斯又經文明據是以典之為義

久矣哉若夫馬史班漢述帝稱紀自兹厥後因相祖習

及陳壽所撰名之曰志總其三國分路揚鑣唯何法盛晉書變帝紀為帝典既云師古在理為優故今之所作稱為梁典梁有天下自中大同以前區寓寧晏太清以後寇盜交侵首尾而言未為盡美故開此一書分為六意以高祖創基因乎齊末尋宗討本起自永元今以前如干卷為追述高祖生自布衣長於弊俗知風教之臧否識民黎之情偽爰逮君臨弘斯政術四紀之内實云殷阜今以如干卷為太平世不常夷時無恒治非自我

後仍屬橫流今以如干卷為敘亂洎高祖晏駕之年太宗幽辱之歲謳歌獄訟向西陝不向東都不庭之民流逸之士征伐禮樂歸世祖不歸太宗撥亂反正厥庸斯在治定功成其勲有屬今以如干卷為世祖至於四海困窮五德升替則敬皇紹立仍以禪陳今以如干卷為敬帝驃騎王琳崇立後嗣雖不違天命然是其忠節今以如干卷為後嗣主至在太宗雖加美謚而大寳之號世所不遵蓋以拘於賊景故也承聖紀歷自接太清神

筆詔書非宜輙改詳之後論蓋有理焉夫事有始終人有業行本末之間頗宜詮敘案𡢁榮緒稱史無裁斷猶起居注耳由此而言實資詳悉又編年而舉其歲次者蓋取分明而易尋也若夫獫狁孔熾鯁我中原始自一君終為二主事有相涉言成混漫令以未分之前為北魏既分之後高氏所輔為東魏宇文所挾為西魏所以相分別也重以蓋彰殊體繁省異文其間損益頗有凡例禎明三年京城陷乃移居常州之晉陵縣隋開皇十

三年卒于家

徐伯陽字隱忍東海人也祖度之齊南徐州議曹從事史父僧權梁東宮通事舍人領祕書以善書知名伯陽敏而好學善色養進止有節年十五以文筆稱學春秋左氏家有史書所讀者近三千餘卷試策高第尚書板補梁河東王國右常侍東宮學士臨川嗣王府墨曹參軍大同中出為候官令甚得民和侯景之亂伯陽浮海南至廣州依於蕭勃勃平還朝仍將家屬之吳郡天嘉

二年詔侍晉安王讀尋除司空侯安都府記室參軍事安都素聞其名見之降席為禮甘露降樂遊苑詔賜安都令伯陽為謝表世祖覽而竒之太建初中記室李爽記室張正見左民郎賀徹學士阮卓黄門郎蕭詮三公郎王由禮處士馬樞記室祖孫登比部賀循長史劉刪等為文會之友後有蔡凝劉助陳暄孔範亦預焉皆一時之士也遊宴賦詩勒成卷軸伯陽為其集序盛傳於世及新安王為南徐州刺史除鎮北新安王府中記室

參軍兼南徐州別駕帶東海郡丞鄱陽王為江州刺史
伯陽嘗奉使造焉王率府僚與伯陽登匡嶺置宴酒酣
命筆賦劇韻二十伯陽與祖孫登前成王賜以奴婢雜
物及新安王還京除臨海嗣王府限外諮議參軍十一
年春皇太子幸太學詔新安王於辟雍發論語題仍命
伯陽為辟雍頌甚見嘉賞除鎮右新安王府諮議參軍
事十三年閩姊喪發疾而卒時年六十六
張正見字見賾清河東武城人也祖蓋之魏散騎常侍

勃海長樂二郡太守父脩禮魏散騎侍郎歸梁仍拜本職遷懷方太守正見幼好學有清才梁簡文在東宮正見年十三獻頌簡文深賛賞之簡文雅尚學業每自升座説經正見嘗預講筵請决疑義吐納和順進退詳雅四座咸屬目焉太清初射策高第除邵陵王國左常侍梁元帝立拜通直散騎侍郎遷彭澤令屬梁季喪亂避地於匡俗山時焦僧度擁衆自保遣使請交正見懼之遜辭延納然以禮法自持僧度亦雅相敬憚高祖受禪

諮正見還都除鎮東鄱陽王府墨曹行參軍兼衡陽王府長史歷宜都王限外記室撰史著士帶尋陽郡丞累遷尚書度支郎通直散騎侍郎著士如故太建中卒時年四十九有集十四卷其五言詩尤善大行於世

蔡凝字子居濟陽考城人也祖撙梁吏部尚書金紫光祿大夫父彥高梁給事黃門侍郎凝幼聰悟美容止既長博涉經傳有文辭尤工草隸天嘉四年釋褐受祕書郎轉廬陵王文學光大元年除太子洗馬司徒主簿太

建元年遷太子中舍人以名公子選尚信義公主拜駙
馬都尉中書侍郎遷晉陵太守及将之郡更令左右緝
治中書廨宇謂賔友曰庶來者無勞不亦可乎尋授寧
遠将軍尚書吏部侍郎凝年位未高而才地為時所重
常端坐西齋自非素貴名流罕所交接趣時者多譏焉
高祖常謂凝曰我欲用義興主壻錢肅為黄門郎卿意
何如凝正色對曰帝鄉舊戚恩由聖旨則無所復問若
格以僉議黄散之職故須人門兼美惟陛下裁之高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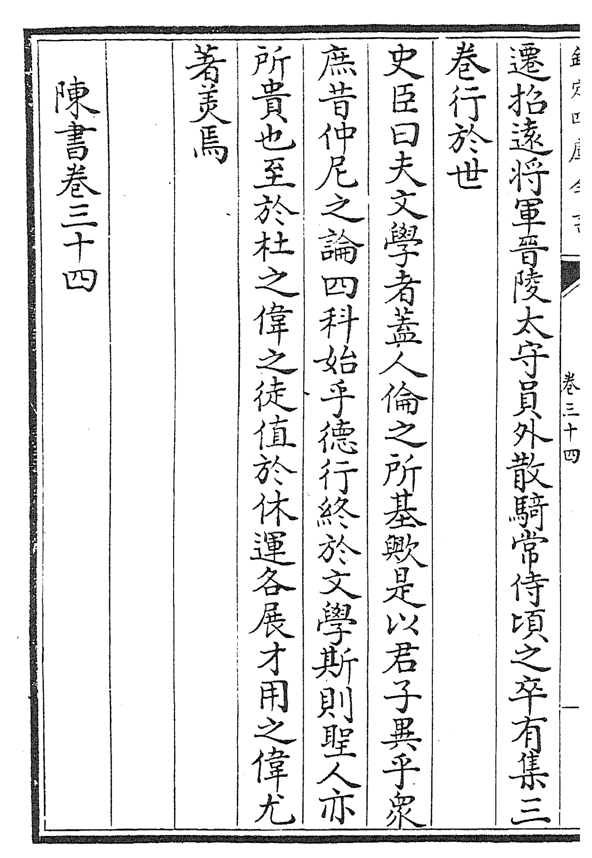
默然而止肅聞而有憾令義興主日譖之於高宗尋免官遷交阯頃之追還後主嗣位授晉安王諮議參軍轉給事黄門侍郎後主嘗置酒會羣臣歡甚將移醼於弘範宮衆人咸從唯凝與袁憲不行後主曰卿何為者凝對曰長樂尊嚴非酒後所過臣不敢奉詔衆人失色後主曰卿醉矣即令引出他日後主謂吏部尚書蔡徵曰蔡凝負地矜才無所用也尋遷信威晉熙王府長史鬱鬱不得志乃喟然歎曰天道有廢興夫子云樂天知命

斯理庶幾可達因製小室賦以見志甚有辭理陳亡入
隋道病卒時年四十七子君知頗知名
阮卓陳留尉氏人祖詮梁散騎侍郎父問道梁寧遠岳
陽王府記室參軍卓幼而聰敏篤志經籍善談論尤工
五言詩性至孝其父隨岳陽王出鎮江州遇疾而卒卓
時年十五自都奔赴水漿不入口者累日屬侯景之亂
道路阻絶卓冒履險艱載喪柩還都在路遇賊卓形容
毁瘁號哭自陳賊哀而不殺之仍護送出境及渡彭蠡

湖中流忽遇疾風船幾没者數四卓仰天悲號俄而風息人皆以為孝感之至焉世祖即位除輕車鄱陽王府外兵參軍天康元年轉雲麾新安王府記室參軍仍隨府轉翊右記室帶撰史著士遷鄱陽王中衛府録事轉晉安王府記室著士如故及平歐陽紇交阯夷獠往往相聚為寇抄卓奉使招慰交阯通日南象郡多金翠珠貝珍怪之產前後使者皆致之唯卓挺身而還衣裝無他時論咸服其廉遷衡陽王府中録事參軍入為尚書

祠部郎遷始興王中衛府記室參軍叔陵之誅也後主謂朝臣曰阮卓素不同逆宜加旌異至德元年入為德教殿學士尋兼通直散騎常侍副王話聘隋隋主夙聞卓名乃遣河東薛道衡琅邪顔之推等與卓談讌賦詩賜遺加禮還除招遠將軍南海王府諮議參軍以目疾不之官退居里舍改構亭宇脩山池卉木招致賓友以文酒自娱禎明三年入于隋行至江州追感其父所終因遘疾而卒時年五十九時有武威陰鏗字子堅梁左

衛將軍子春之子幼聰慧五歲能誦詩賦日千言及長博涉史傳尤善五言詩為當時所重釋褐梁湘東王法曹參軍天寒鏗嘗與賔友宴飲見行觴者因回酒炙以授之衆坐皆笑鏗曰吾儕終日酣飲而執爵者不知其味非人情也及侯景之亂鏗嘗為賊所擒或救之獲免鏗問其故乃前所行觴者天嘉中為始興王府中錄事參軍世祖嘗讌羣臣賦詩徐陵言之於世祖即日召鏗預讌使賦新成安樂宮鏗援筆便就世祖甚歎賞之累



遷招遠將軍晉陵太守員外散騎常侍頊之卒有集三卷行於世

史臣曰夫文學者蓋人倫之所基歟是以君子異乎衆庶昔仲尼之論四科始乎德行終於文學斯則聖人亦所貴也至於杜之偉之徒值於休運各展才用之偉尤著美焉

陳書卷三十四

陳書卷三十四考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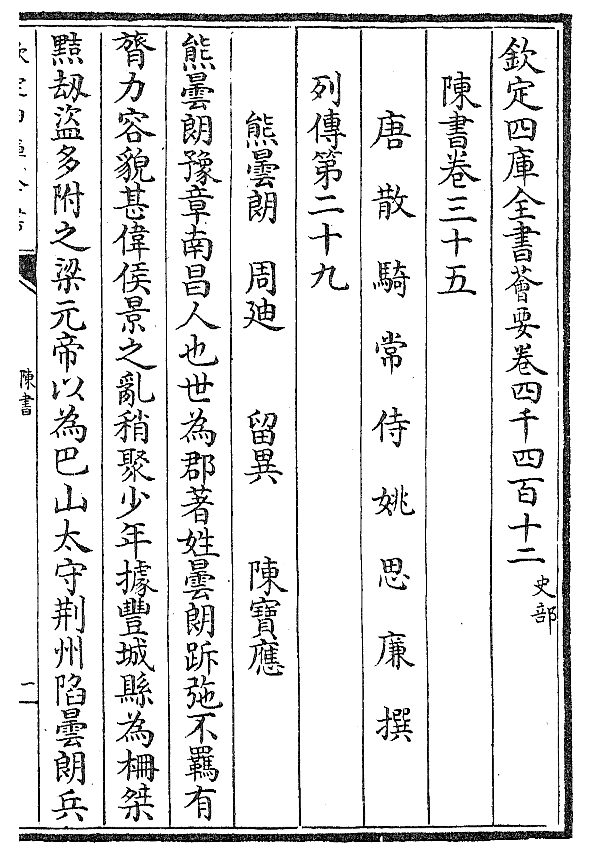
江德藻傳○藻一本作操

何之元傳之元從邵陵太守劉恭之郡○恭南史作莽

徐伯陽傳學士阮卓○阮一本作元南史同然以下文觀之阮卓自有傳當以此為是

張正見傳祖蓋之○蓋南史作善

陳書卷三十四考證



陳書卷三十五

唐 散 騎 常 侍 姚 思 廉 撰

列傳第二十九

熊曇朗　周廸　留異　陳寶應

熊曇朗豫章南昌人也世為郡著姓曇朗跅弛不羈有膂力容貌甚偉侯景之亂稍聚少年據豐城縣為柵桀黠刼盜多附之梁元帝以為巴山太守荆州陷曇朗兵

力稍彊刼掠隣縣縛賣居民山谷之中最為巨患及侯瑱鎮豫章曇朗外示服從隂欲圖瑱侯方兒之反瑱也曇朗為之謀主瑱敗曇朗獲瑱馬仗子女甚多及蕭勃踰嶺歐陽頠為前軍曇朗紿頠共往巴山襲黄法氍又報法氍期共破頠約曰事捷與我馬仗及出軍與頠掎角而進又紿頠曰余孝頃欲相掩襲須分留奇兵甲仗既少恐不能濟頠乃送甲三百領助之及至城下將戰曇朗偽北法氍乗之頠失援狼狽退衂曇朗取其馬仗

而歸時巴山陳定亦擁兵立寨曇朗僞以女妻定子又
謂定曰周廸余孝頃並不願此婚必須以彊兵來迎定
乃遣精甲三百并土豪二十人往迎旣至曇朗執之收
其馬仗並論價責贖紹泰二年曇朗以南川豪帥隨例
除游騎將軍尋爲持節飈猛將軍桂州刺史資領豐城
令歷宜新豫章二郡太守王琳遣李孝欽等隨余孝頃
於臨川攻周廸曇朗率所領赴援其年以功除持節通
直散騎常侍寧遠將軍封永化縣侯邑一千戶給鼓吹

一部又以抗禦王琳之功授平西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餘並如故及周文育攻余孝勱於豫章曇朗出軍會之文育失利曇朗乃害文育以應王琳事見文育傳於是盡執文育所部諸將據新淦縣帶江為城王琳東下世祖徵南川兵江州刺史周迪高州刺史黄法𣰰欲沿流應赴曇朗乃據城列艦斷遏迪等與法𣰰因帥南中兵築城圍之絶其與琳信使及王琳敗走曇朗黨援離心迪攻陷其城虜其男女萬餘口曇朗走入村中村民斬

之傳首京師懸于朱雀觀於是盡收其黨族無少長皆棄市

周廸臨川南城人也少居山谷有膂力能挽彊弩以弋獵為事侯景之亂廸宗人周續起兵於臨川梁始興王蕭毅以郡讓續廸召募鄉人從之每戰必勇冠衆軍續所部渠帥皆郡中豪族稍驕橫續頗禁之渠帥等竝怨望乃相率殺續推廸為主廸乃據有臨川之地築城于工塘梁元帝授廸持節通直散騎常侍壯武將軍高州

刺史封臨汝縣侯邑五百戶紹泰二年除臨川内史尋授使持節散騎常侍信威將軍衡州刺史領臨川内史周文育之討蕭勃也廸按甲保境以觀成敗文育使長史陸山才說廸廸乃大出糧餉以資文育勃平以功加振遠將軍遷江州刺史高祖受禪王琳東下廸欲自據南川乃總召所部八郡守宰結盟聲言入赴朝廷恐其為變因厚慰撫之琳至湓城新吳洞主余孝頃舉兵應琳琳以為南川諸郡可傳檄而定乃遣其將李孝欽樊

猛等南徵糧餉猛等與余孝頃相合衆且二萬來趨工塘連八城以逼廸廸使周敷率衆頓臨川故郡截斷江口因出與戰大敗之屠其八城生擒李孝欽樊猛余孝頃送于京師收其軍實器械山積并虜其人馬廸並自納之永定二年以功加平南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增邑一千五百戸給鼓吹一部世祖嗣位進號安南將軍熊曇朗之反也廸與周敷黃法𣰰等率兵共圍曇朗屠之盡有其衆王琳敗後世祖徵廸出鎮湓城又徵其子入

朝廸趑趄顧望竝不至豫章太守周敷本屬於廸至是與黄法氍率其所部詣闕世祖錄其破熊曇朗之功竝加官賞廸聞之甚不平乃隂與留異相結及王師討異廸疑懼不自安乃使其弟方興率兵襲周敷敷與戰破之又别使兵襲華皎於湓城事覺盡為皎所擒三年春世祖乃下詔赦南川士民為廸所詿誤者使江州刺史吳明徹都督衆軍與高州刺史黄法氍豫章太守周敷討廸於是尚書下符曰告臨川郡士庶昔西京為盛信

越背誕東都中興萌寵違戾是以鷹鸇競逐菹醢極誅
自古有之其來尚矣逆賊周迪本出輿臺有梁喪亂暴
掠山谷我高祖躬率百越師次九川濯其泥沙假以毛
羽裁解豚佩仍剖虎符卵翼之恩方斯莫喻皇運肇基
頗布誠款國步艱阻竟微効力龍節繡衣藉王爵而御
下熊旗組甲因地險而陵上日者王琳始貳蕭勃未夷
西結三湘南通五嶺衡廣勘定既安反側江郢紛梗復
生攜背擁據一郡苟且百心志貌常違言迹不副特以

新吳未靜地遠兵彊互相兼并成其形勢收獲器械停虜士民並曰私財曾無獻捷時遣一介終持兩端朝廷光大含弘引納崇遇遂乃位等三槐任均四嶽富貴隆赫超絶功臣加以出師逾嶺遠相響援按甲斷江翻然猜拒故司空慇公敦以宗盟情同骨肉城池連接勢猶脣齒彭亡之禍坐觀難作階此釁故結其黨與于時北寇侵軼西賊憑陵扉屨糇糧悉以資寇爵號軍容一遵僞黨及王師凱振大定區中天網恢弘棄之度外璽書

綸誥撫慰綢繆冠蓋縉紳敦授重疊至於熊曇朗勦滅
豐城克定蓋由儀同法氍之元功安西周敷之効力司
勲有典懋賞斯舊惡直醜正自為仇讐悖禮姦謀因此
滋甚徵出湓城歷年不就求遣侍子累載未朝外誘逋
亡招集不逞中調京輦規兾非常擅斂征賦罕歸九府
擁遏二賈害及四民潛結賊異共為表裏同惡相求密
加應援謂我六軍薄伐三越未寧屠破述城虜縛妻息
分襲湓鎮稱兵蠢邦拘逼酋豪攻圍城邑幸國有備應

時衈殄假節通直散騎常侍仁武將軍尋陽太守懷仁
縣伯華皎明威將軍廬陵太守益陽縣子陸子隆竝破
賊徒剋全郡境持節散騎常侍安西將軍定州刺史領
豫章太守西豐縣侯周敷躬扞溝壘身當矢石率兹義
勇以寡摧衆斬馘萬計俘虜千羣廸方收餘燼還固墉
堞使持節安南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高州刺史新建縣
侯法𣿈雄績早宣忠誠夙著未奉王命前率義旅既援
敷等又全子隆裹糧擐甲仍躡飛走批熊之旅驅馳越

雷振武之衆叱咤移山以此追奔理無遺類雖復朽株
將抜非待尋斧落葉就殞無勞烈風但去草絶根在於
未蔓撲火止燎貴乎速滅分命將帥𡨋資英果今遣鎮
南儀同司馬湘東公相劉廣徳兼平西司馬孫曉北新
蔡太守魯廣達持節安南將軍吳州刺史彭澤縣侯魯
悉達甲士萬人步出興口又遣前吳興太守胡鑠樹功
將軍前宣城太守錢法成天門義陽二郡太守樊毅雲
麾將軍合州刺史南固縣侯焦僧度嚴武將軍建州刺

史辰縣子張智達持節都督江吳二州諸軍事安南將
軍江州刺史安吳縣侯吳明徹樓艦馬步直指臨川前
安成內史劉士京巴山太守蔡僧貴南康內史劉峰廬
陵太守陸子隆安成內史闕慎並受儀同法𣰰節度同
會故郡又命尋陽太守華皎光烈將軍巴州刺史潘純
陁平西將軍郢州刺史欣樂縣侯章昭達並率貔豹逕
造賊城使持節散騎常侍鎮南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湘
州刺史湘東郡公度分遣偏裨相繼上道戈船蔽水彀

騎彌山又詔鎮南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歐陽頠率其子弟交州刺史盛新除太子右率遼衡州刺史侯曉等以勁越之兵踰嶺北邁千里同期百道俱集如脫稽誅更淹旬晦司空大都督安都已平賊異凱歸非久飲至禮畢乘勝長驅勦撲凶醜如燎毛髮已有明詔罪唯廸身黎民何辜一皆原宥其有因機立功賞如別格執迷不改刑茲罔赦吳明徹至臨川令衆軍作連城攻廸相拒不能尅世祖乃遣高宗總督討之廸衆潰妻子悉擒乃

脫身踰嶺之晉安依于寶應寶應以兵資廸留異又遣第二子忠臣隨之明年秋復越東興嶺東興南城永成縣民皆廸故人復共應之世祖遣都督章昭達征廸廸又散于山谷初侯景之亂也百姓皆棄本業羣聚為盜唯廸所部獨不侵擾竝分給田疇督其耕作民下肆業各有贏儲政教嚴明徵斂必至餘部乏絶者皆仰以取給廸性質朴不事威儀冬則短身布袍夏則紫紗袜腹居常徒跣雖外列兵衞內有女伎挼繩破篾傍若無人

然輕財好施凡所周贍毫釐必鈞訥於言語而襟懷信實臨川人皆德之至是竝共藏匿雖加誅戮無肯言者昭達仍度嶺頓于建安與陳寶應相抗廸復收合出東興時宣城太守錢肅鎮東興以城降廸吳州刺史陳詳率師攻廸詳兵大敗虔化侯陳詡陳留太守張遂竝戰死於是廸衆復振世祖遣都督程靈洗擊破之廸又與十餘人竄于山穴中日月轉久相隨者亦稍苦之復遣人潛出臨川郡市魚鮭足痛舍於邑子邑子告臨川太

守駱牙牙執之令取廸自効因使腹心勇士隨入山中誘廸出獵伏兵於道傍斬之傳首京都梟于朱雀觀三日

留異東陽長山人也世為郡著姓異善自居處言語醞藉為鄉里雄豪多聚惡少陵侮貧賤守宰皆患之梁代為蟹浦戍主歷晉安安固二縣令侯景之亂還鄉里召募士卒東陽郡丞與異有隙引兵誅之及其妻子太守沈巡援臺讓郡於異異使兄子超監知郡事率兵隨巡

出都及京城陷異隨臨城公蕭大連大連板為司馬委以軍事異性殘暴無遠畧督責大連軍主及以左右私樹威福衆竝患之會景將軍宋子仙濟浙江異奔還鄉里尋以其衆降于子仙是時大連亦趣東陽之信安嶺欲之鄱陽異乃為子仙鄉導令執大連侯景署異為東陽太守收其妻子為質景行臺劉神茂建義拒景異外同神茂而密契於景及神茂敗績為景所誅異獨獲免侯景平後王僧辯使異慰勞東陽仍糾合鄉閭保據巖

阻其徒甚盛州郡憚焉元帝以為信安令荆州陷王僧辯以異為東陽太守世祖平定會稽異雖轉輸糧餽而擁擅一郡威福在已紹泰二年以應接之功除持節通直散騎常侍信武將軍縉州刺史領東陽太守封永興縣侯邑五百戶其年遷散騎常侍信威將軍增邑三百戶餘並如故又以世祖長女豐安公主配異第三子貞臣永定二年徵異為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南徐州諸軍事平北將軍南徐州刺史異遷延不就世祖即位改

授都督縉州諸軍事安南將軍縉州刺史領東陽太守異頻遣其長史王澌為使入朝澌每言朝廷虛弱異信之雖外示臣節恒懷兩端與王琳自鄱陽信安嶺潛通信使王琳又遣使往東陽署守宰及琳敗世祖遣左衛將軍沈恪代異為郡實以兵襲之異出下淮抗禦恪與戰敗績退還錢塘異乃表啟遜謝是時衆軍方事湘郢乃降詔書慰喻且羈縻之異亦知朝廷終討於巳乃使兵戍下淮及建德以備江路湘州平世祖乃下詔曰昔

四罪難弘大媯之所無赦九黎亂德少昊之所必誅自
古皇王不貪征伐茍為時蠹事非獲已逆賊留異數應
亡滅繕甲完聚由來積年進謝羣龍自躍於千里退懷
首鼠恒持於百心中歲密契番禺既弘天網賜以名爵
敦以國姻儻望懷音猶能革面王琳竊據中流翻相應
接別引南川之嶺路專為東道之主人結附凶渠唯欣
禍亂既祅氛盪定氣沮心孤類傷鳥之驚弦等窮獸之
謀觸雖復遣家入質子陽之態轉遒侍子還朝隗囂之

心方熾朕志相成養不計疵慝披襟解帶敦喻殷勤蜂目彌彰梟聲無改遂置軍江口嚴戍下淮顯然反叛非可容匿且縉邦膏腴稽南殷曠永割王賦長壅國民竹箭良材絕望京輦萑蒲小盜共肆貪殘念彼餘甿兼其慨息西戎屈膝自款重關秦國依風並輸侵地三邊已乂四表咸寧唯此微妖所宜清殄可遣使持節都督南徐州諸軍事征北將軍司空南徐州刺史桂陽郡開國公安都指往擒戮罪止異身餘無所問異本謂官軍自

錢塘江而上安都乃由會稽諸暨步道襲之異聞兵至大恐棄郡奔于桃支嶺於嶺口立柵自固明年春安都大破其柵異與第二子忠臣奔于陳寶應於是虜其餘黨男女數千人天嘉五年陳寶應平并擒異送都斬于建康市子姪及同黨無少長皆伏誅唯第三子貞臣以尚主獲免

陳寶應晉安侯官人也世為閩中著姓父羽有材幹為郡雄豪寶應性反覆多變詐梁代晉安數反累殺郡將

羽初竝扇惑合成其事後復為官軍鄉導破之由是一郡兵權皆自已出侯景之亂晉安太守賓化侯蕭雲以郡讓羽羽年老但治郡事令寶應典兵是時東境饑饉會稽尤甚死者十七八平民男女竝皆自賣而晉安獨豐沃寶應自海道寇臨安永嘉及會稽餘姚諸暨又載米粟與之貿易多致玉帛子女其有能致舟乗者亦竝奔歸之由是大致貲産士衆彊盛侯景平元帝因以羽為晉安太守高祖輔政羽請歸老求傳郡于寶應高祖

許之紹泰元年授壯武將軍晉安太守尋加員外散騎常侍二年封侯官縣侯邑五百戶時東西嶺道寇賊擁隔寶應自海道趨于會稽貢獻高祖受禪授持節散騎常侍信武將軍閩州刺史領會稽太守世祖嗣位進號宣毅將軍又加其父光祿大夫仍命宗正錄其本系編為宗室并遣使條其子女無大小竝加封爵寶應娶留異女為妻侯安都之討異也寶應遣助之又資周迪兵糧出寇臨川及都督章昭達於東興南城破迪世祖因

命昭達都督衆軍由建安南道渡嶺又命益州刺史領信義太守余孝頃都督會稽東陽臨海永嘉諸軍自東道會之以討寶應并詔宗正絶其屬籍於是尚書下符曰告晉安士庶昔隴西旅拒漢不稽誅遼東叛渙魏申宏畧若夫無諸漢之策勲有扈夏之同姓至於納吴濞之子致横海之師違姒啓之命有甘誓之討况廼族不繫於宗盟名無紀於庸器而顯成三叛豐深四罪者乎案閩寇陳寶應父子卉服支孽本迷愛敬梁季喪亂閩

隅阻絶父既豪俠扇動蠻陬椎髻箕坐自為渠帥無聞
訓義所資姦諂爰肆蜂豺俄而觧印炎行方謝網漏吞
舟日月居諸棄之度外自東南王氣寔表聖基斗牛聚
星允符王迹梯山航海雖若款誠擅割瓌珍竟微職貢
朝廷遵養含弘寵靈隆赫起家臨郡兼晝繡之榮裂地
置州假藩麾之盛即封戸牖仍邑櫟陽秉華轂者十人
保奬廬而萬石又以盛漢君臨推恩婁敬隆周朝會廼
長滕侯由是紫泥青紙遠貢恩澤鄉亭龜組頒及嬰孩

自谷遷喬孰復為擬而苞藏鴆毒敢行狼戾連結留異表裏周廸盟歃婚姻自為脣齒屈彊山谷推移歲時及我發騎防山定秦望之西部戈船下瀨克湍澤之南川遂敢舉斧竝助凶孽莫不應弦摧衂盡殪醜徒每以罪在酋渠憫兹驅逼所收俘馘竝勒矜放仍遣中使爰降詔書天網恢弘猶許改思異既走險廸又逃刑誑侮王人為之川藪遂使袁熙請席遠歎頭行馬援觀蛙猶安井底至如遏絕九賦剽掠四民閭境資財盡室封奪凡

厥倉頭皆畧黠首蝥賊相扇叶契連蹤乃復踰超瀛濵寇擾浹口侵軼嶺嶠掩襲迷城縛掠吏民焚燒官寺此而可縱孰不可容今遣沙州刺史俞文冏明威將軍程文季假節宣猛將軍成州刺史甘他假節雲旗將軍譚瑱假節宣猛將軍前監臨海郡陳思慶前軍將軍徐智遠明毅將軍宜黄縣開國侯慧紀開遠將軍新除晉安太守趙彖持節通直散騎常侍壯武將軍定州刺史康樂縣開國侯林馮假節信威將軍都督東討諸軍事益

州刺史余孝頃率羽林二萬蒙衝蓋海乘跨滄波掃蕩巢窟此皆明恥教戰濡須鞠旅累從楊僕亟走孫恩斬蛟中流命馮夷而鳴鼓黿鼉為駕轥方壺而建旗義安太守張紹賓忠誠款到累使求軍南康内史裴忌新除輕車將軍劉峯東衡州刺史錢道戢竝即遣人仗與紹賓同行故司空歐陽公昔有表奏請宣薄伐遥途意合若伏波之論兵長逝遺誠同子顏之勿赦征南薨謝上策無忘周南餘恨嗣子弗忝廣州刺史歐陽紇克符家

聲聿遵廣畧舟師步卒二萬分趨水扼長鯨陸掣封狶
董率衡廣之師會我六軍潼州刺史李瞻明州刺史戴
晃新州刺史區白獸壯武將軍脩行師陳留太守張遂
前安成内史闕慎前廬陵太守陸子隆前豫章太守任
蠻奴巴山太守黄法慈戎昭將軍湘東公世子徐敬成
吴州刺史魯廣達前吴州刺史遂興縣開國侯詳使持
節都督征討諸軍事散騎常侍護軍將軍昭達率緹騎
五千組甲二萬直渡邵武仍頓晉安按轡揚旌夷山堙

谷指期掎角以制飛走前宣威太守錢肅臨川太守駱
牙太子左衛率孫詡尋陽太守莫景隆豫章太守劉廣
德竝隨機鎮遏絡驛在路使持節散騎常侍鎮南將軍
開府儀同三司江州刺史新建縣開國侯法𣰰戒嚴中
流以為後殿斧鉞所臨罪唯元惡及留異父子其黨主
帥雖有請泥函谷相背淮陰若能翻然改圖因機立効
非止肆眚仍加賞擢其建晉士民久被驅迫者大軍明
加撫慰各安樂業流寓失鄉即還本土其餘立功立事

已具賞格若執迷不改同惡趦趄斧鉞一臨罔知所赦昭達既剋周廸踰東興嶺頓于建安余孝頃又自臨海道襲于晉安寶應據建安之湖際逆拒王師水陸為柵昭達深溝高壘不與戰但命軍士伐木為簰俄而水盛乘流放之突其水柵仍水步薄之寶應衆潰身奔山草間窘而就執并其子弟二十人送都斬于建康市

史臣曰梁末之災沴羣凶競起郡邑巖穴之長村屯鄔壁之豪資剽掠以致彊恣陵侮而為大髙祖應期撥亂

哉定安輯熊曇朗周廸留異陳寶應雖身逢興運猶志在亂常曇朗姦慝翻覆夷滅斯為幸矣寶應及異世祖或敦以婚姻或處其類族豈有不能威制蓋以德懷也遂乃背恩負義各立異圖地匪淮南有為帝之志勢非庸蜀啓自王之心嗚呼既其迷暗所致五宗屠勦宜哉

陳書卷三十五

陳書卷三十五考證

熊曇朗傳懸於朱雀觀○觀南史作航

陳書卷三十五考證

陳書卷三十六

唐 散騎常侍姚思廉 撰

列傳第三十

始興王叔陵 新安王伯固

始興王叔陵字子嵩高宗之第二子也梁承聖中高宗在江陵為直閤將軍而叔陵生焉江陵陷高宗遷關右叔陵留于穰城高宗之還也以後主及叔陵為質天嘉

三年隨後主還朝封康樂侯邑五百户叔陵少機辯狥聲名彊梁無所推屈光大元年除中書侍郎二年出為持節都督江州諸軍事南中郎將江州刺史太建元年封始興郡王奉昭烈王祀進授使持節都督江郢晉三州諸軍事軍師將軍刺史如故叔陵時年十六政自已出僚佐莫預焉性嚴刻部下慴憚諸公子姪及罷縣令長皆逼令事已豫章内史錢法成詣府進謁即配其子季卿將領馬仗季卿慙恥不時至叔陵大怒侵辱法成

法成憤怨自縊而死州縣非其部內亦徵攝案治之朝貴及下吏有乖忤者輒誣奏其罪陷以重辟尋進號雲麾將軍加散騎常侍三年加侍中四年遷都督湘衡桂武四州諸軍事平南將軍湘州刺史侍中使持節如故諸州鎮聞其至皆震恐股慄叔陵日益暴橫征伐夷獠所得皆入已絲毫不以賞賜徵求役使無有紀極夜常不卧燒燭達曉呼召賓客說民間細事戲謔無所不為性不飲酒唯多置餚胾晝夜食噉而已自旦至中方始

寢寐其曹局文案非呼不得輙自呈答罪者皆繫獄動數年不省視瀟湘以南皆逼為左右壥里殆無遺者其中脱有逃竄輙殺其妻子州縣無敢上言高宗弗之知也尋進號鎮南将軍給鼓吹一部遷中衛将軍九年除使持節都督揚徐東揚南豫四州諸軍事揚州刺史侍中将軍鼓吹如故十年至都加扶給油幢車杈陵治在東府事務多闗涉省閣執事之司承意順旨即諷上進用之㣲致違忤必抵以大罪重者至殊死道路籍籍皆

言其有非常志叔陵脩飾虛名每入朝常於車中馬上
執卷讀書高聲長誦陽陽自若歸坐齋中或自執斧斤
為沐猴百戲又好遊冢墓間遇有瑩表主名可知者輒
令左右發掘取其石誌古器并骸骨肘脛持為翫弄藏
之庫中府內民間少妻處女微有色貌者並即逼納十
一年丁所生母彭氏憂去職頃之起為中衛將軍使持
節都督刺史如故晉世王公貴人多葬梅嶺及彭卒叔
陵啓求於梅嶺葬之乃發故太傅謝安舊墓棄去安柩

以葬其母初喪之日偽為哀毀自稱刺血寫涅槃經未及十日乃令庖厨擊鮮日進甘膳又私召左右妻女與之姦合所作尤不軌浸淫上聞高宗譴責御史中丞王政以不舉奏免政官又黜其典籤親事仍加鞭棰高宗素愛叔陵不繩之以法但責讓而已服闋又為侍中中軍大將軍及高宗不豫太子諸王竝入侍疾高宗崩于宣福殿翌日旦後主哀頓俯伏叔陵以剉藥刀斫後主中項太后馳來救焉叔陵又斫太后數下後主乳媪吴

氏時在太后側自後掣其肘後主因得起叔陵仍持後主衣後主自奮得免長沙王叔堅手搤叔陵奪去其刀仍牽就柱以其褶袖縛之時吳媪已扶後主避賊叔堅求後主所在將受命焉叔陵因奮袖得脫突走出雲龍門馳車還東府呼其甲士散金銀以賞賜外召諸王將帥莫有應者唯新安王伯固聞而赴之叔陵聚兵僅千人初欲據城保守俄而右衛將軍蕭摩訶將兵至府西門叔陵事急惶恐乃遣記室韋諒送其鼓吹與摩訶仍

謂之曰如其事捷必以公為台昌摩訶紿報之曰須王心膂節將自來方敢從命叔陵即遣戴温譚騏驎二人詣摩訶所摩訶執以送臺斬於閣道下叔陵自知不濟遂入内沉其妃張氏及寵妾七人于井中叔陵有部下兵先在新林於是率人馬數百自小航渡欲趨新林以舟艦入北行至白楊路為臺軍所邀伯固見兵至旋避入巷叔陵馳騎拔刀追之伯固復還叔陵部下多棄甲潰散摩訶馬客陳智深迎刺叔陵僵斃于地閹豎王飛

禽抽刀斫之十數下馬客陳仲華就斬其首送于臺自寅至巳乃定尚書八座奏曰逆賊故侍中中軍大將軍始興王叔陵幼而狼戾長肆貪虐出撫湘南及鎮九水兩藩甿庶掃地無遺蜂目犲聲狎近輕薄不孝不仁阻兵安忍無禮無義唯戮是聞及居偏憂婬樂自恣産子就館日月相接晝伏夜遊恒習姦詭抄掠居民歷發丘墓謝太傅晉朝佐命草創江左斵棺露骸事驚聽視自大行皇帝寢疾翌日未瘳叔陵以貴介之地參侍醫藥

外無戚容內懷逆弒大漸之後聖躬號擗遂因匍匐手
犯乘輿皇太后奉臨又加鋒刃窮凶極逆曠古未儔賴
長沙王叔堅誠孝懇至英果奮發手加挫拉身蔽聖躬
叔陵仍奔東城招集兇黨餘毒方熾自害妻孥雖應時
梟懸猶未攄憤怨臣等參議請依宋代故事流尸中江
汙瀦其室并毀其所生彭氏墳廟還謝氏之塋制曰凶
逆梟獍反噬宮闈賴宗廟之靈時從殄滅撫情語事酸
憤兼懷朝議有章宜從所奏也叔陵諸子即日並賜死

前衡陽内史彭暠諮議參軍兼記室鄭信中録事參軍

兼記室韋諒典籖俞公喜竝伏誅暠叔陵舅也初隨高

宗在關中頗有勤效因藉叔陵將領歴陽衡陽二郡信

以便書記有寵謀謨皆預焉諒京兆人梁侍中護軍將

軍粲之子也以學業爲叔陵所引陳智深以誅叔陵之

功爲巴陵内史封游安縣子陳仲華爲下雋太守封新

夷縣子王飛禽除伏波將軍賜金各有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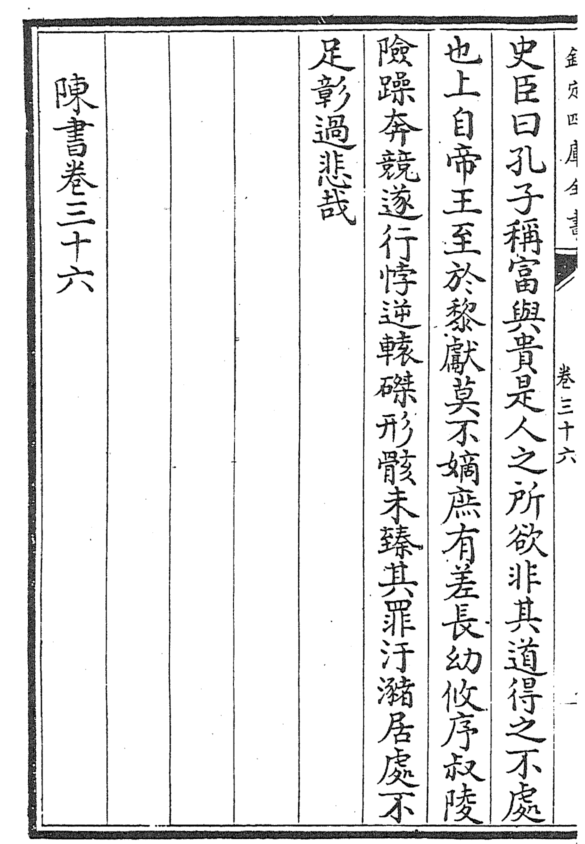
新安王伯固字牢之世祖之第五子也生而龜胷目通

精揚白形狀眇小而俊辯善言論天嘉六年立為新安
郡王邑二千戶廢帝嗣立為使持節都督南琅邪彭城
東海三郡諸軍事雲麾將軍彭城琅邪二郡太守尋入
為丹陽尹將軍如故太建元年進號智武將軍尹如故
秩滿進號翊右將軍尋授使持節都督吳興諸軍事平
東將軍吳興太守四年入為侍中翊前將軍遷安前將
軍中領軍七年出為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南徐南豫
南北兖四州諸軍事鎮北將軍南徐州刺史伯固性嗜

酒而不好積聚所得祿俸用度無節酣醉已後多所乞丐於諸王之中最為貧窶高宗每矜之特加賞賜伯固雅性輕率好行鞭捶在州不知政事日出田獵或乘眠轝至於草閒輒呼民下從遊動至旬日所捕麞鹿多使生致高宗頗知之遣使責讓者數矣十年入朝又為侍中鎮右將軍尋除護軍將軍其年為國子祭酒領左驍騎將軍侍中鎮右竝如故伯固頗知玄理而墮業無所通至於擿句問難往往有奇意為政嚴苛國學有惰遊

不脩習者重加檟撻生徒懼焉由是學業頗進十二年領宗正卿十三年為使持節都督揚南徐東陽南豫四州諸軍事揚州刺史侍中將軍如故後主初在東宮與伯固甚相親狎伯固又善嘲謔高宗每宴集多引之叔陵在江州心害其寵隂求疵瑕將中之以法及叔陵入朝伯固懼罪諂求其意乃共訕毁朝賢歷詆文武雖耆年高位皆面折之無所畏忌伯固性好射雉叔陵又好開發冢墓出遊野外必與偕行於是情好大叶遂謀不

執伯固侍禁中每有密語必報叔陵及叔陵出奔東府遣使告之伯固單騎馳赴助叔陵指揮知事不捷便欲逍走會四門已閉不得出因同趣白楊道臺馬客至為亂兵所殺尸於東昌館門時年二十八詔曰伯固同茲悖逆殞身途路今依外議意猶弗忍可特許以庶人禮葬又詔曰伯固隨同巨逆自絕于天俾無遺育抑有恒典但童孺靡識兼預葭莩寘之甸人良以惻憫及伯固所生王氏可竝特宥為庶人國除



史臣曰孔子稱富與貴是人之所欲非其道得之不處也上自帝王至於黎獻莫不嫡庶有差長幼攸序叔陵險躁奔競遂行悖逆轘磔形骸未臻其罪汙瀦居處不足彰過悲哉

陳書卷三十六

陳書卷三十六考證

始興王叔陵傳叔陵有部下兵先在新林○林南史作安然觀下文云自小航渡欲趨新林自以此爲是

陳書卷三十六考證

謹案卷三十四第十九頁後七行勒成卷軸南史

勒作勤

第二十三頁前三行天康元年南史康作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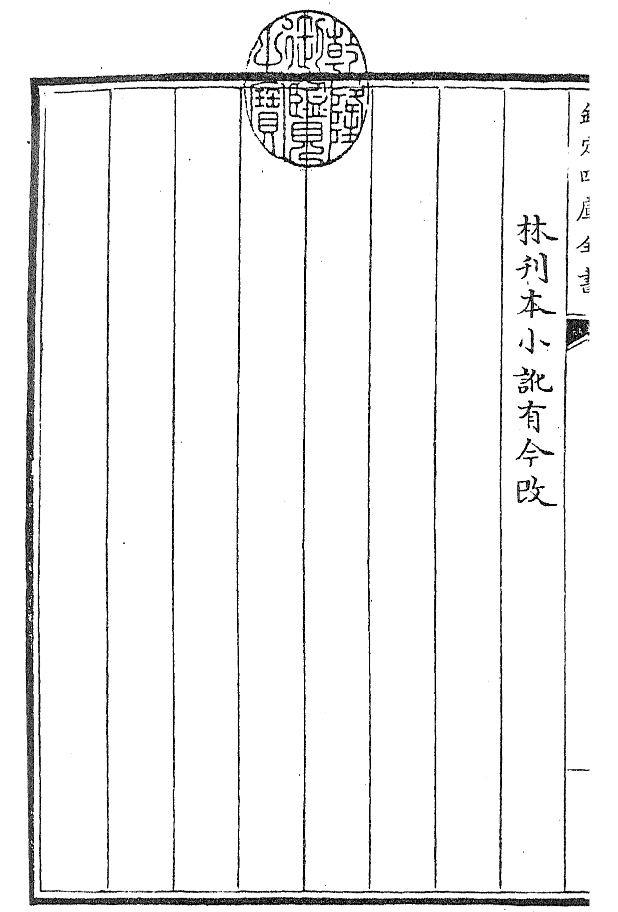
卷三十五第七頁後四行廬陵太守陸子隆刊本

陵訛陸今改

第十二頁後七行世為閩中著姓刊本著訛四據

監本改

卷三十六考證第一頁前三行自小航渡欲趨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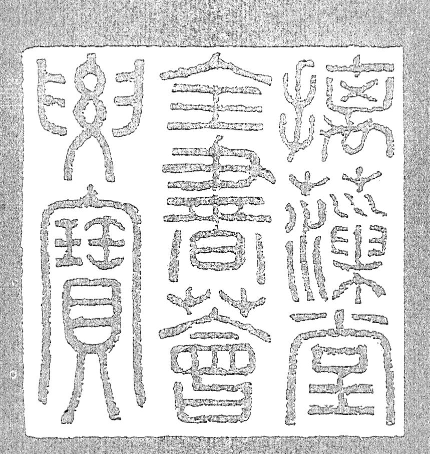
林刋本小訛有今改



覆校官編修臣楊壽楠
校對官修撰臣張書勲
謄録監生臣陳　增

財團法人佛陀教育基金會 釋淨空 敬贈




摛藻堂全書薈要寶